

# 在人狼之间诘问命运与存在

——读李德禄长篇儿童小说《狼桥》

■ 陈智富

三十多年前,李德禄凭借与曾凡华合著的《神农架之野》,荣获1990—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,以生态文学作家之名蜚声全国文坛。此后,他又先后出版《神农架迷宫》《大别山的回声》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《天堂债》《生地醉歌》等多部作品。

近日,我读到他的长篇儿童小说《狼桥》,倍感欣喜。这是他立足生态文学题材、向儿童文学领域转型的一次成功探索。《狼桥》以儿童视角审视人与狼的相处之道,在时空流转中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,探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,具备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准。作品语言原汁原味,带有鲜明的神农架地域风情,质朴厚重,直抵人心。作家长期扎根乡土生活,积淀了深厚的文学素养,倾注了真挚的乡土情怀,才形成极具个性、动人心魄的语言风格。

小说叙事技艺圆熟高超,整体架构匠心独运,伏笔精巧、悬念迭起,故事环环相

扣、层层嵌套,富有回环往复的艺术张力。开篇以倒叙切入,两个男孩偶然相遇,由当下回溯过往,逐步揭开孤狼皮皮百折不挠、知恩图报的故事,在抽丝剥茧中逼近核心。不同时空的动人情节接连涌现,一波三折、引人入胜。小说以城市男孩陈乔桥为叙述视角,讲述神农架地区斧头爷、榔头爹、雷河狼三代乡民与孤狼皮皮的故事,写出不同时代背景下人狼之间纠葛交织的复杂情感,彰显出深沉可贵的生命意识与人文关怀。

因一场“萤火虫之恋”摄影展,城市男孩陈乔桥为寻找萤火虫当作生日祝愿礼物,与山村男孩雷河狼结缘。他始终牵挂着懂得报恩的孤狼皮皮,竟因此郁结于心、生病卧床,后来来到神农架深山“喊山魂”。

当年,斧头爷在火山中救下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狼,不忍伤害,让儿子榔头爹悉心喂养,并为其取名皮皮。榔头爹每日割草照料皮皮,后来家中母鸡被咬死,榔头

爹的哥哥大头主张除掉皮皮,皮皮却叨来黄鼠狼自证清白。在村民的催促下,斧头爷只得将孤狼皮皮放归山林,年少的榔头爹为此魂不守舍、夜不能寐。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怜惜、善待与守护,情真意切,跃然纸上。这些细节精准暖心,写出人与狼之间纯粹的温情。

狼久居人间,亦沾染了人性的温度。皮皮重返山林,却无法融入狼群,屡遭排挤欺凌,独自艰难求生,却从未忘记恩人。在特殊年代,人与狼的关系剑拔弩张,打狼队与狼群结下深仇。当狼群围攻雷村时,皮皮独自在塘坝、竹林、隘口三处奋力阻拦。皮皮与群狼对峙的悲壮英勇、村民与狼群激战的紧张激烈,画面感极强,环境描写尽显神农架山区独特风貌。

山洪引发泥石流,阻断了山里孩子的放学归途。“皮皮和六皮们在河中石步子上,搭起一座流动的天桥。”最终,孤狼皮皮与大头被泥石流吞没,下落不明。为纪

念皮皮,斧头爷与村民为其立坟修碑,并筹资共建“狼桥”。至此,从昔日人狼对立,到如今人狼互助,生命关怀落到实处,感人至深。

数十年后,榔头爹回忆讲述这段往事,更显真实可感。这座承载希望的生命狼桥,跨越物种隔阂,奏响了生命的悲壮赞歌。据悉,故事来自真实原型,作家落笔沉重有力,映照出璀璨的生命之光。

作家并未局限于儿童文学的边界,而是将故事置于跨越数十年的时代洪流中打磨,三代人的命运浮沉与时代变迁相互交织,展现出儿童小说中少见的宏阔社会视野,也探寻了人性的复杂与珍贵的反思精神。尤其是英子奶奶的形象几经转变,极具戏剧张力与荒诞意味,兼具样板戏人物的干练、悲剧人物的悲怆与底层人物的沧桑,成为新旧交织的寓言式形象,体现出作家对个体与时代的深刻思考,流淌着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怀。

# 樱花花开正相思

■ 柯洵洵

三月,房县八里旺的樱花如约怒放。漫山遍野的花云挂在树梢,东风轻拂,飞絮万点,像一场久久不肯落地的雪。我流连在花树下,目光越过山岚,追随渐渐西沉的落日,心底悄然念起:老屋道场边的那株樱花树,此刻也该繁花满枝了吧。

屈指一算,我已离开老屋整整二十年。二十年时光奔流,让我从一个青涩少年变成两鬓星星的中年人。那承载着家人半生光阴的老屋,早已坍塌。昔日的场地上,先后立起了父亲、奶奶、姑姑的坟茔,齐腰深的蒿草从地底疯长出来,盖住了父亲当年劈柴的石墩,盖住了母亲酿黄酒的瓦缸,也盖住了我一伸手就能触碰的童年。

前年此时,我独自回到老屋。环顾四周,山野间又添了两座新坟,父亲坟头茅草萋萋。村口那棵父亲出生前便矗立在此的白杨树早已枯死,只有乌鸦在秃枝间盘旋啼鸣。走近老屋,前几年还依稀可辨的残垣断壁,已被灌木荒草淹没,昔日晾晒粮食的道场踪迹全无。唯有道场边缘,父亲亲手栽下的樱花树,肆意盛放,灿若云霞。

站在花树下,我才真正读懂书庄“未老莫还乡,还乡须断肠”的沉重心绪。我曾天真以为,老屋子会一直安静地等候,接纳每一个倦游归来的人。可岁月无情,老屋终究在时光里彻底湮没。

归来之后,日子如流水般过着,可我心底的惆怅却如一根细刺,常在午夜梦回,扎得人隐隐作痛。我能向谁诉说呢?母亲日渐苍老,她识字不多,说不清“乡愁”二字的深意。我们能聊的,似乎只剩那座荒芜的老屋,那些旧事翻来覆去,说到最后,只剩长久沉默。

我也曾用文字,描摹故乡的气息,追忆“十日樱花作意开,绕花岂惜日千回”的年少时光。可正如史铁生在《我与地

坛》中所写:“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,味道不能写只能闻,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明了。”纸上笔墨,终究隔了一层薄纱,难抵心头万分之一的怅惘。

直到此刻,我置身八里旺的樱花花海,粉白花瓣轻轻落在掌心,像老屋从时光深处递来的温柔信物,瞬间唤醒了心底沉埋多年的情愫。我仿佛听见父亲在火炉前讲故事的声音,仿佛闻到炊烟与樱花花香交织的气息,又仿佛看见幼时妹妹偷偷爬上树摘樱桃的身影。一切宛如昨日,历历在目。

我忽然懂得,人到中年,父亲离去,母亲老去,老屋坍塌,故乡仿佛也随之消散。可眼前这漫天盛放的樱花,却让我明白:故乡从未远去,它只是换了一种模样,静静开在这繁花之中。

花发多风雨,人生足别离。漫漫人生路上,每个人都需要一份具体而温暖的美好,来安放无处寄托的乡愁。于我而言,樱花便是这般存在。故乡的山不能随行,水不能相伴,可樱桃花的芬芳与模样,却能长留心间。

八里旺的樱花,多像是从老屋道场边飘来的信使。那些无法言说的遗憾,那些深藏心底的眷恋,都在这漫天花雨中,得到了最妥帖的慰藉。

风再起,花瓣又落。我伸手接住一瓣,轻轻握紧,再缓缓松开,任它随风远去。它飘向远方,飘向我魂牵梦绕的地方,或许会落回老屋的道场,落在父亲的坟前,带着我最深的思念与祝福,轻声诉说:一切如您所愿。

今年花胜去年红,可惜明年花更好。往后樱花花开的时节,我都会来到这片花云之下。因为我知道,樱花花开,便是老屋在向我招手。那些消散在岁月里的温暖与美好,从未真正离去,它们化作漫天飞絮,岁岁年年,如约而至,永不相负。



《春染山乡》李发山 作

# 一罐好汤记

■ 兰善清

乳白、浓香,一罐热气腾腾的羊汤端上桌,我与作家郑因、同桌文友都忍不住赞叹:这便是久负盛名的郧西马头羊汤吗?不腥不腻,滋味酣畅,既有乳汁般的醇厚,又有开胃舒食的温润,更藏着妈妈怀抱般的温暖。我不由想起岳母曾为月子里的妻子炖的鲑鱼汤,米浆一样,浓郁,清醇。

肉汁里升华,营养中沉淀,这碗汤,究竟藏着多少功夫?羊是名羊——郧西马头羊,国家地理标志产品。早在2002年1月,央视7套《致富经》栏目向全国推介过这一优良品种。而这碗名汤,靠的是九炖九熬的匠心,香气馥郁,香飘万家。

这番品尝,是在武汉洪山体育馆路的“大唐名羊”。

(一)

其实这并非我第一次喝马头羊汤。初次相遇,是在十堰大道一个叫“大唐农场”的馆子。店门前青草茵茵,几尊栩栩如生的马头羊雕塑俯首吃草,仿佛能听见阵阵羊鸣;屋后青山环抱,松林茂密,环境清幽雅致。开席上桌的瞬间,我就被以羊肉为主打的席面吸引,可当那一罐乳白羊汤开盖,所有滋味都黯然失色,只让人一闻接一碗,沉醉其中。

我也曾在郧西老街品味过马头羊汤。先在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老板经营的“嘹咋咧”羊肉馆尝过传统羊汤,烟火气十足,土灶柴火噼啪作响,带着山野原生风味。次日又在离该店不远的“大唐名羊”点上一罐,与友人就着火烧馍大快朵颐。这碗汤风味更醇,膻味不重,随热气

飘散后,只剩温润顺口的滋味。那份温润,像母乳,像儿时最初的温暖,让人觉得,世间美食万千,独爱这一罐。

后来才知,郧西老街、十堰大道、武汉洪山的店,同出一脉。只因羊汤太过好喝,口碑成了最好的广告,不用刻意宣传,便四季客满,冬喝暖身,夏喝开胃。

(二)

更巧的是,店主龚卫波还是我的老表。结缘之后,一有空他就一声招呼:“老表,汤熬好了,来尝尝!”

一次与堂弟峰喝完汤闲聊,谈起老表的创业路,满是感慨。

堂弟说,龚卫波的事业终于干成了,羊场和餐馆都步入正轨,可当年的艰难,常人难以想象。最窘迫时,他资金链断裂,甚至担心家庭不保,开口向堂弟借几千元周转。几千元虽不多,却成了他撑过难关的希望。亲友邻里三干、我五千,一点点帮他凑起了周转资金。

那是龚卫波刚当羊馆的时候。他在郧西县香口乡香口村承包山地,认准了郧西马头羊。这种羊体大如马,在全球140多个山羊品种中独具特色。万亩山场,水草丰美,成千上万的羊赶进去,是时侯宰出来,能不发财吗?

现实的“骨感”往往让人始料不及!因缺乏调研,问题纷至沓来,几百万元投进去,“啊”的没了影儿。马头羊生长期长,一年半才能长到八九十斤,远慢于普通山羊;食量巨大,草料收割、运输、加工都需大量人力物力,山地陡峭,运输成本高昂;规模化养殖所需的机械化设备、饲料采购,更是一笔笔大额开支。更棘手的是,当时农户纷纷跟风养殖,活羊和羊肉价格暴跌,跌破成本线,他赔得焦头烂额,惶惶不可终日!

这才有了开口借钱的窘迫一幕。

(三)

不做这羊馆,龚卫波早已财富自由,小日子很滋润。

他早年在深圳做管理,回十堰城区开汽车美容店,积攒下不少积蓄。可投身羊业后,多年积蓄一朝耗尽,一下子打回原形。

迷茫之际,郧西历史名人屠羊悦给了他力量。相传楚昭王落魄时,郧西羊尾山的屠羊悦变卖所有羊群资助昭王复国,事成后却归隐山林,不求功名。曾国藩曾赞:“低头一拜屠羊悦,万事浮云过太虚!”龚卫波暗下决心,新时代的青年,更能依托马头羊做成绿色产业。

从香口乡遥望羊尾山,他重新燃起斗志。散养小户,喂养不起便宜卖,亏就亏。规模化养殖只能硬挺,挺过淡季,等待旺季。最艰难时,龚卫波的老父亲也给他当羊馆。几年下来,他渐渐想通:秸秆直接卖不值钱,加工成饲料就能增值;马头羊活卖价低,加工成餐饮产品就能提升价值。开餐馆、做羊汤,一只羊就能发挥出远超本身的价值。

明白这点,思路大开。他走遍全国各地考察学习。安徽淮南八公山出土的3000多年前羊汤文物,让他见识到羊汤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山东菏泽单县那让人赞不绝口的乳质羊肉汤、内蒙古海拉尔那令人心跳的精工羊肉汤、四川简阳那风味

绝佳的羊肉汤,让他受益匪浅。

(四)

鄂西北与山东菏泽单县纬度相近,他专程奔赴单县,拜访了一家名店师傅。师傅祖上是大清皇宫烹饪大师,手艺传至今日。他在店里帮工打杂,虚心求教,可核心技术始终难以掌握。于是他索性把师傅请到郧西,好酒好菜招待,恳请师傅手把手教学。师傅给带了一班大厨,他的餐馆顺利开业,可他总觉得自家羊汤还差一丝灵魂。

送别师傅时,他一路送到单县,再次留在店里细心观察。偶然间,他发现师傅煨汤用两个水龙头,一问才知,一个用来洗肉洗罐,一个专用山泉水炖汤——“煮茶用流水,炖肉用山泉”,这正是羊汤鲜美的核心秘籍。

仅此一招,便是传神,汤的灵魂知道了。他心领神会回来,做出的马头羊汤也就愈发地道。

养羊有经验,熬汤有秘方,这让他底气十足。随着名气越来越大,自家农场的羊早已供不应求,周边养殖户的马头羊也被大量收购。曾经滞销的马头羊,因一碗羊汤,一桌名羊宴盘活了整个产业,让绿色养殖重焕生机。龚卫波常说,自己接过了屠羊悦的接力棒,把这份乡土事业发扬光大。

好羊、好水、好功夫,熬出一碗传世羊汤;坚守、创新、有担当,闯出一条产业之路。作家郑因品尝后赞叹:好羊好汤,当有好文记录。于是我提笔写下这段故事,让这罐来自郧西的马头羊汤,香飘更远,让这份扎根乡土的坚守与匠心,被更多人看见。

# 倒春寒小记

■ 聂厅

今年立春,气温立竿见影般攀升,大年初二便直冲二十多度。大地回春,一派春暖花开、春和景明的新气象。强壮的小伙子们早早换上短袖春装,爱美的姑娘们身着轻薄衣衫,行走街头,衣袂飘飘,尽显春日生机。

我也被这暖天撩拨得坐不住。连日吃喝,腹中油腻,便出门踏青探春。褪去秋裤毛衣,只穿薄外套与休闲裤,卸下一身臃肿,顿觉轻快许多。我骑上摩托车直奔郧阳区,想去看看绿谷繁花、汉江碧波。往年多是驾车前往,今年这般暖春骑行最合心意。人冬已久,我这个老骑手着实憋得慌,一路上车少路宽,竟生出一路狂飙的豪情。鸟雀欢鸣,花香隐约,神清气爽之下,车速不觉加快,连摩托车都仿佛撒着欢儿,满心欢喜。

古人说“春气动,草萌芽”,这萌动的岂止是草木,分明还有人心。

我在江边流连半日,看花、看水、看天,看红嘴鸥在江面起落;近处是郧阳新城,远处是连绵山影,江水浩浩汤汤一路北上。眼前这条汉江,比冬日鲜活许多,波光粼粼,似有万般心事与人诉说。投喂过红嘴鸥,我也饿了,吃上一碗地道郧县三合汤,而后沿江畔漫步。玩累了便坐在江堤上,回忆起年少时在此游泳的情景。那时尚未蓄水,河面不及如今宽阔,一群半大孩子扎猛子、打水仗,从正午嬉闹到日落。太阳晒着后背,暖洋洋的,让我昏昏欲睡。直到下午四点多,才动身返程。

谁知回程路上,冷风骤起,细雨纷飞。我连连打着寒战,只得裹紧外套,放慢车速,可寒气依旧钻骨入髓。到家便浑身发冷,当夜发起高烧,只得去诊所输液。看着点滴落下,心中五味杂陈,分明是自作自受。这场病拖了两天,才渐渐好转。

妻子一边给我递药一边念叨:“你还当自己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?逞什么能!”我无言以对。想起年少时,淋雨从不打伞,雨中反倒意气风发,回家擦干便无事,身子像铁打的一般。如今一场倒春寒,便将我击倒。正所谓年龄不饶人,宋人蒋捷《虞美人》中写道:“少年听雨歌楼上,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、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。”同是听雨,心境早已随年岁变迁。我虽未至僧庐听雨的苍凉,可两鬓渐白、体力不复当年的滋味,却体会得真切切。

人总容易被一时好光景迷惑,忘了节气尚早,更忘了春天从不是一路坦途。前几日还暖如初夏,转眼便冷风刺骨,气温仍有下行之势,这才是春天的真面目。我年近六十,竟像毛头小子一般,被几日晒暖天气哄走了年少。

近日读到一句话:“情绪稳定是成年人的铠甲。”细想确是如此。情绪稳定,不只是不躁不怒,更是无论外界冷暖晴雨,心中都有一根定海神针。不被一时春光迷眼,也不被突然的倒春寒寒心。明白自己这个年纪,能承受什么、不能逞强什么。古人云“四十不惑,五十知天命”,我已过知天命之年,却因一场春游病倒,实在惭愧。

年轻时总以为对抗风雨是勇敢,如今才懂,顺应时节、量力而行,才是真正的智慧。“春捂秋冻”,老祖宗早已说透。只是有些道理,非要亲身经历、病上一场,才肯真正听进心里、悟透其中。

天又放晴,阳光温和,气温回升得小心翼翼。我望着暖阳,却不再急于出门。我要按住浮躁,按住虚浮,按住这看似温暖却暗藏寒意的表象。“若待上林花似锦,出门俱是看花人。”花总会开,不必争先。春天还长,人生亦长,慢慢来,才是最好的节奏。

# 立根原在破岩中

■ 陈治勇

春节回家,我不仅去左邻右舍串门,探访了人去屋空的老屋,还特意去龙潭沟看了老井与龙潭,自然也重逢了潭边那片熟悉的冬青。它们四季常青,在山谷间随风轻摇,活得坦荡自在,让我不由想起郑板桥那句诗:“立根原在破岩中,千磨万击还坚劲。”

谭山镇地处郧阳区东部,山势陡峭,岩石裸露,土壤贫瘠。冬青多生于山坡、林缘、溪谷与崖壁之间,喜光亦耐阴,不择地势,石缝之中亦可扎根。尤其在黑石般陡峭的崖壁上,乱石嶙峋,几无寸土,冬青偏偏在岩缝里扎下深根,迎着山风,倔强向上。

它本是山间最寻常的灌木,却能在绝境中长成风景。春夏抽枝长叶,秋冬依旧苍翠,用一身青绿,点亮了沉默的荒山。文史大家郑逸梅在《花果小品》中写道:“冬青从簇,四时不凋,加以剪裁,自成篱落。若种于山地,任其畅茂,可高至丈许。叶作卵形,端尖互生,质厚有光泽。夏初开小白花。”寥寥数笔,写尽冬青形态。

望着崖壁上生生不息的冬青,我总会想起家乡的老父老亲。这片土地贫瘠,生存不易,可乡亲们从未向大山低头。他们在石缝般的田地里耕耘,在山坳间盖起新房,用一双勤劳的手,把清苦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他们就像石缝中的冬青,不怨环境,不畏艰难,深深扎进故土,在艰苦中坚守,在坚守中守望希望。

“奋斗,除了奋斗,我们别无出路。”这是谭山中学墙上的一句朴素而有力的标语,也是一代代山里人刻在骨血里的信念。过去,读书与参军,是山里孩子走出大山的两条路。他们带着大山赋予的坚韧、冬青一般的执着,苦读成才、军营砺志,一步步走出封闭的群山,奔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
郑逸梅笔下“坠地即生苗,移植易活”,道尽了冬青强大的生命力。无论长在悬崖峭壁,还是移栽庭院街市,它都能迅速适应,枝繁叶茂。这一点,与谭山人的生存智慧不谋而合。如今,越来越多的乡亲走出大山,务工、经商、创业,在陌生的城市里打拼立足。

昔日长在悬崖上的野冬青,如今已是郧阳城区常见的绿化树。街道两旁、公园绿地、小区庭院,随处可见密密匝匝的冬青树,四季常绿,清气满盈。它从荒山野岭走进市井繁华,不变的是顽强生命力,增添的是默默奉献的温情,为城市净化空气、装点风景,是从山野草木到城市绿篱的华丽转身。

冬青的风骨,早已融入古人诗文。郑逸梅的《花果小品》记载:“冬青,一名万年枝。”明洪武年间,杭州街巷遍植冬青,以取吉祥之意;陵冢之间栽种冬青,更是常例。李蕊客过南宋官宦葬处,曾留下“六陵风雨一冬青”的名句,被世人传诵。中华书局版《花果小品》中,冬青列于竹、松之间。若论岁寒之友,冬青当有一席之地。一株冬青,承载吉祥寓意,镌刻岁月沧桑,更彰显历经风雨而不改其色的气节。

“立根原在破岩中”,这不仅冬青的姿态,更是谭山人的精神图腾。生于岩石,不惧贫瘠;长于绿野,不改坚劲;移植四方,总能繁茂。冬青以四时不凋的绿意告诉我们:生命的强大,不在环境优越,而在内心坚韧;人生的精彩,不在起点高远,而在奋斗不止。

愿我们都如崖间冬青,不惧风雨,不畏贫瘠,在自己的天地里,自在、坚韧、常青。